

□ 记者 孙钦良

洛阳青铜器文化(4)

洛
春
秋

百年风云洛阳铲(9) □ 记者 孙钦良

古今青铜器 铸造有秘密



镇河铁犀

铸造青铜器是神秘庄严的事情,工艺流程全部保密。因为青铜器物多属礼器,祭祀或大典时所用,不可有亵玩心理,同时由于贵族间争相攀比,用料、工艺都有了高下之分,于是保密成为必然。

洛阳钟鼎古代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家琪说,偃师二里头文化属于青铜器时代文化,其出土的青铜器特点是:爵,都用合法法铸造,器胎很薄,有扳,有流,有细小的双柱,扳上有镂空,底周有覆孟形突缘,便于加温时吸热;角,底周有同样的突缘,流作管状,上面有突起的扉棱——制作如此复杂的器物,即使今天运用科技手段,也很难一次成功,这说明早在夏代,洛阳就能出品高端青铜器。古有“铜产徐州,工在洛阳”之说,徐州出好铜料,洛阳有好工艺,两地配合,才能铸造精良青铜器。

人类最早使用石器,后来发现了铜(天然单质铜),这种铜制成的器物太软,容器会瘪,刀具易钝口,天然单质铜尤其不易熔炼。于是,人们摸索取得金属铜的路径,经无数次试验,终于发现将锡掺到铜中冶炼,不仅能降低天然铜熔化的温度,还可得到一种比纯铜坚硬数倍的青灰色合金。

这种合金便是青铜,所制器物便是青铜器。青铜硬度大、铸造性能好、耐腐蚀,适于制作工具、武器、日用器等。青铜的使用开启了青铜时代文明。

商周时期所谓青铜器铸造采用合法法,即后世称为陶范法的铸造工艺。用陶范法铸造的青铜器会留下工艺痕迹,与后来用失蜡法制造的青铜器有明显不同。

青铜器铸造工序,在古代实属秘密,在今天不算秘密,其传统制作工序早有公开资料:第一,铸造青铜器,首先要制“模”。若铸器形简单又是实心的铜器,可用实物当“模”;若铸器形复杂的青铜器,也要先制“模”,即用陶土塑出一件青铜器的器形(泥模、初胎),其制坯、刻花过程与做陶器相同。第二,制范座,即用陶泥堆出一个小平台,叫“范座”。第三是翻范,将“模”放于其上,在“模”外直接敷上陶泥压实,这敷上的陶泥就是“外范”。待陶泥半干时,为便于取下(即“脱模”),要将外范切成几块(切痕须整齐),然后将相邻的两块泥范做几个三角形的榫卯以便连接,再将外范取下阴干后用微火烘烤,这个过程叫“制外范”。

制内范的时候,要先将制外范用过的“泥模”趁湿刮去一薄层。这刮下去的厚度,恰是所铸铜器的厚度,刮去一层的泥模就是“内范”。

接下来是合范,将内范倒置于底座座上,再将几块外范置于内范周围,外范块与外范块

用榫卯接实。在合范时为了调整内、外范的位置,要在内、外范之间垫上铜片(垫片)。垫片摆放时要避开有纹饰和铭文的部位,故垫片多放在器物的底部和下腹部。

合范后,要在上面制作封闭的范盖,范盖上做浇注孔和排气孔,以便浇注铜液和排出空气,防止阻塞铜液。接下来是浇注,将熔化的青铜液从浇注孔灌入。最后是成形,青铜液冷却凝固后,将外范打碎,掏出内范,将所铸铜器取出,打磨修整后即成成品。

李家琪先生说,在当代,青铜器铸造工序虽不是秘密了,但各家摸索出来的铸造技艺却属严格的商业机密。因为现代仿古青铜器制作多采用失蜡法浇注,工艺要求更高,多达120道工序,任何一道工序不达标,都会给后道工序带来麻烦。譬如最后的清壳、打磨及做旧,也都非常讲究,必须耐住性子完成。

其中的“做旧”,是重要的工序。因为出土的青铜器,已经历几千年的化学反应,表面出现一层青绿色的锈,而今要在短时间内产生绿锈,这就非常困难。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高仿品,仅锈色一道关就需长达一年的时间来完成。冶铸时,各种金属比例及当地自然环境会造成不同的水锈,黑漆古、绿漆古、红锈等,欲达逼真效果,就需多次处理,以体现仿古青铜器的价值。

青铜器不比一般的铜材铸件,它包含着历史信息 and 古代文化背景——开封东北2公里有铁牛村,黄河水患频仍。明正德年间,河南巡抚于谦铸“镇河铁犀”,高2.04米,独角朝天,坐南向北,面河而卧,以镇水患。此物乃古人防洪之见证,包含大量历史信息。早在10年前,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就与我市联系,让洛阳钟鼎古代艺术研究所仿制一批“镇河铁犀”工艺品。李家琪认为要仿制此物,必须到实地考察,才能挖出底蕴。

果然到了那里一问,才知当年铸铁犀并非官府出资,全为于谦个人所捐,这很让人感动。铁犀面对黄河、双目圆睁、前腿弯曲、后腿斜蹬,呈现出与河妖搏斗的雄姿,很有气势。同时还了解到,日寇侵华期间,欲搬此物运往日本,但两次装车都装不上去,装上后汽车又发动不着,官兵都头痛欲裂,只好又卸了下来。百姓还说每遇雨季,就见河犀在岸上巡逻。这虽是传说,却把铁犀的精气神提炼出来了,依此仿制出来的“镇河铁犀”,充满精气神,富于生命力。

由此看来,复活历史信息,熔铸文化精神,才是制作青铜器的最大秘密!

(洛阳青铜器文化系列终篇)

官府盗墓大揭顶 盗墓贼中有官吏

历代都有官吏盗墓,甚或官府盗墓,这听起来让人费解,但却真实存在。

一般的盗墓贼都守行规。在江湖上混,不能犯行规,否则将受到同行排挤。譬如在邙山盗墓,须遵守“三不见”行规:不见土、不见坑、不见尸——不见土:掘出的墓土不能成堆,以免被人发现;不见坑:忌讳“大揭顶”暴露墓葬,挖开的墓坑必须回填(盗洞除外);不见尸:盗墓尸身下的宝贝,不能让尸体暴露,离开时要将棺材盖子盖好。有的“老贤良”(老盗墓贼)还在墓的附近留下只有内行人才能够看懂的标记,告诉后者自己来过了,别再糟蹋此墓了!

洛阳古墓十之九空,被盗无数,但本地盗墓贼盗挖时,倒还是手下留情,遵守“三不见”行规。但外来盗墓者不管这些,查查历史便会发现:董卓离洛西逃,令军士盗掘古墓,就有大揭顶、不回填、抛尸骨现象;20世纪初被盗挖的金村东周王陵,也被外国传教士雇人大揭顶,这种凶暴行为人鬼皆恨,亦为盗墓贼所不齿。官府盗墓都是大揭顶,彻底把墓掘开,让其暴露荒野,所谓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”,彻底掘开了,反而没有事!为啥?不为啥!官府有这样的权力!都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,你干涉得了吗?一些喜欢古玩的老官员,也以各种理由建议发掘,这些建议一旦被立项,古墓将被彻底挖开,里面宝物尽被挖走——官府这种做法,实则比盗墓贼还要凶狠,有的甚至不提什么理由,干脆公开掘墓取宝。

巩义境内的“宋陵”,就是被官府“干掉”的皇陵——北宋灭亡时,叛臣刘豫杀宋将降金。1128年春,他被金人立为“大齐国”皇帝,甘当傀儡,统治豫、陕之地。他积极配合金兵攻宋,并与金国官兵一起,把北宋皇陵破坏得不成样子,8个皇陵(内含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)以及许多后妃墓、公主墓、皇子墓都被盗掘一空,甚至连普通民冢都未能幸免。

刘豫不像吕布盗墓那样仓促慌张,他有的是时间,也有便利条件(宋陵在“大齐国”统辖范围之内),南宋这时虽已草创,但被金兵追赶围剿,宋高宗赵构还没能稳住神,哪有力量保护他家“祖坟”?刘豫设置了盗墓机构,任命了“淘沙官”,让部队进入陵区,分片包干,目标明确,大规模展开盗墓工程。

凡是小墓,都采用如今考古界常用的大揭顶方式,完全把墓

刨开。凡是大墓,都从陵台一侧挖洞,撬开墓顶券石后,缒绳而下,拾取宝物。宋陵共有4个陵区,总面积30平方公里,从嵩山北麓一直铺陈到伊洛河川南侧台地,如今尽遭践踏,变成了烟尘滚滚的盗墓大工地!

可叹北宋当年出动几十万人造陵,何其庄严神圣;可惜如今“大齐”又出动数万人毁陵,何其惨烈凶狠!真可谓:若问古今兴废,请君只看宋陵。可恨那些军士粗鲁,拿着镢头、铁锹、绳索、斧头、洛阳铲,肆意践踏陵区;可怜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等君主,这时在盗墓者眼里,都成了“肉粽子”,被胡乱挪动,受尽了凌辱。其中宋哲宗赵煦的尸骨被挖出后,乱抛于地,曝晒日下,皇后、公主、大臣们的尸骨漫山遍野。每到夜间,墓地寂静,风声一起,便似皇亲的冤魂在哭泣!

公元1139年,宋高宗建立的南宋稍加稳定后,他派两位大臣来拜皇陵。大臣来到陵区,只见断壁萧然,白骨森森,草深过膝,一片凄惨,回朝后不忍向高宗讲明,只咬牙说了一句:“万世不可忘此仇!”高宗听罢,心中明白,不觉凄然泪下——笔者是明义人,对宋陵自有感情,每写及此,不忍下笔。

这是更残忍、更卑鄙的盗墓行为!那些染指盗墓的官吏,倒腾起墓中文物,更是得心应手,获利多多,历朝历代,都有这样的官员和差役。盗大墓的官员品级,大多在三品以上,所盗之墓,不是皇帝,便是将相,因为他们知道那里面埋着什么宝物。宋徽宗继位之初,便发生了一档子事:一个三品大员盗挖了商朝比干墓,他将挖出的一个青铜盘子送给宋徽宗。徽宗不知情,后来知道了,就非常生气,不仅将青铜盘子退给了这个官员,且当众训斥他,罢了他的官。

不但古代,就是当代,也有官员参与盗墓的——譬如警察本来是缉私打恶的,但有的竟和盗墓者一起盗墓并走私文物。这,早在20年前的洛阳就有著名案例,不必赘述……

